

47人村庄26名男性13条光棍

47个人的村庄,26名男性,13条“光棍”,云南楚雄州永仁县莲池乡勐莲村委会外么河村民小组,这个被外界称为“光棍村”的小村子,过着与世隔绝的日子。

每年,村里人最多进两次距离村庄20公里的县城,因为被重重群山包裹,到县城没有路,他们要跋山涉水、穿越壁立千仞的悬崖峭壁。因为地震带来了隐患,当地政府决定在今年年底前对其实施整体搬迁。这个可能因娶不到女人而消失的村庄,或许将因此翻开崭新的一页。

年收入不到500元

“光棍村”是熟悉外么河村的人给予它最直白的解释。现在这个村子总共47人,但22岁至60岁的男人因找不到老婆而不得不单身的就达13位。贫脊的土地长不出让村民发家致富的经济作物,这个村年人均收入不到500元。几年前,他们还点着煤油灯过日子。

贫穷和闭塞给这些光棍的成因做了最好的解释,即使是现在,外么河村通往永仁县城的必经之路,仍是那条穿越崇山峻岭的天然之“路”,在这条路上找不出太多的脚印,村里人要攀爬两个小时,才能沿这条路到达勐莲村委会的那条弹石窄道。

去这个村子必须有心理和身体上的双重准备。莲池乡乡长李后禹说,村民到外界,过去就发生过坠崖事件。

山体凸显犹如“炸弹”

在外么河村后山直线距离200米远的高处,一些口露的山岩从山体凸显出来,站在村子的半山坡看,随时都有“横劈”下来的危险。勐莲村村委会书记杨万福说,这堆突起的石头如果掉下来至少有10卡车。

这些“炸弹”并不是政府决定对外么河村实施搬迁的唯一原因。其实,由于长期的地质灾害影响和恶劣的自然条件的限制,当地政府结合国家扶贫搬迁政策,于2002年和2003年已经对该村实施了两次搬迁,现在

该村的13户人家只是原来这个村子最贫穷的那部分。

外么小河左岸,有一处叫做外么鱼塘泥石流,为沟谷型小型泥石流,曾在2005年雨季发生冲走牛羊的现象,当时一间民房被冲塌,虽没有人员伤亡,但是直接经济损失达4万元。目前,由于地震影响,该泥石流处于发展期。现在,该县国土资源局对该村实施24小时全天候监控。“由于地震和强降雨等因素的影响,该处泥石流存在不稳定因素,我们认为外么河村进行整体搬迁更好,以确保村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目前,外么河村后的山体一共有三处地方被列为楚雄州州级地质灾害监测点。

年底前搬进新居

外么河村贫穷落后,闭塞的环境得到了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决定为其重新建造适合居住的家园。本月初,外么河村新村的选址和重建工作开始实施。新村建立在吉居山上,所以新村的名字也就叫吉居村。之所以选择吉居山为外么河村整体搬迁的地方,是因为这里土壤肥沃,很适合农作物的生长,生活和生产用水容易解决,交通优势也很明显,距离县城仅15公里。

现在,吉居村的地基平整工作已经基本完成,而水电的架设也正在进行。莲池乡乡长李厚禹说,春节前盖起来的房子全部是砖瓦房,由建设部门对房子进行设计,盖一层或两层楼房,政府始终会关注房屋的建筑质量,“一定要确保他们在春节前住上新家,并能在新家过上地震后的第一个新年。”

年轻人都愿意搬出来

在施工现场,一些前来帮忙施工的外么河村的村民大多是年轻力壮的壮劳力。对于村子的整体搬迁,他们充满了期待。这两天,马绍才和白莲青都来到了工地上忙活,他们干得很卖劲。两人都40多岁了,但至今仍是光棍汉。“我们都盼望着能搬出来,条件好一点,我

们就能讨个媳妇回家。”

乡长李厚禹说,在政府决定搬迁时,外么河村的70多岁的村民并不愿意搬出来,“他们毕竟生活了一辈子,自己的家啊,总是舍不得。”李乡长说,这个村的老人还是很矛盾,他们刚开始并不想搬走,但是为了自己的光棍儿子,他们最终也希望搬出去。“我们农村人这辈子最希望的就是能传宗接代啊,要不我们老了,儿子将来怎么办?”

60岁光棍的“罗曼史”

40年前,外么河村的一个小伙子(是外么河村60岁的男人杨绍勇)相中了一个外村的姑娘,他兴高采烈要将姑娘领回家。在九曲十八弯的山路上,小伙子攥紧姑娘的手,指着对面山头壁立千仞的石崖,告诉姑娘,在那道崖后,就是他的家。“那是什么地方啊?”姑娘看着那不可跨越的山路,拒绝了刚刚来临的爱情。小伙子一下子懵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不停地请求姑娘跟他去一趟,哪怕一次都行。姑娘在他的哀求下,走到了山谷的外么河边,便再也不愿意前行。姑娘指着水边那一排排生长着的刺桐花树说:“除非你能把刺桐花树移到山梁子上栽活了,我就嫁给你。”说完,姑娘转身走了,走得那么义无反顾。

村庄里的老祖辈告诉他,刺桐花树是生长在水边的喜阴植物,把它移到这山上来,是不可能成活的,长辈们劝他死了这条心。

看着姑娘远走,小伙子万分伤心,为了让心爱的姑娘回心转意,他决定做一次尝试。小伙子将一颗直径只有鸡蛋粗的小树苗,从崖下的河边移栽到了山梁上,他要将它栽活,他要让自己的爱情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十年、二十年、三十年,这棵叫做刺桐花的树已经有碗口那么粗,高高地立在山崖梁子上,绿叶招展,微风吹来发出沙沙的声响,春天一到,它就开出火艳的花朵。这棵刺桐花树就立在那姑娘绝望过的地方,仿佛在等候那位姑娘的

到来,但是,四十年过去了,当年英姿勃发的少年,如今已白发苍苍,他还是没能等到自己心仪的姑娘,也没有其他女人愿意与他相伴一生,至今,他仍孑然一身。

有一半男的娶不到老婆

为了找到这名叫杨绍勇的老人,我们走进了这个叫做外么河的村子。

当跨过相对好走的山梁,我们开始在峭壁上攀爬,除了荒草和岩石,以及许多因下雨而滚落的大小不一的石头外,找不到一条叫做羊肠小道的路,我们只能在山崖上提心吊胆、小心翼翼地前行。脱了鞋口,卷起裤腿,涉了四次河道。杨书记说,如果是涨水季节,我们走不进村,如果我们走进了村,下起了大雨,我们就出不来,只能等河水退去。“最要命的是,还得时刻担心遇到泥石流从山上下来。”

两个小时艰难前行,在水边一株茁壮的刺桐花前,我们见到村里人家影影绰绰的土坯房子。进得村来,抬头望天,只见一线天,而地上,是村民们依地势种下的东一片西一畦的蔬菜。不多的稻田有几个零星的身影在忙碌。

村里的13户人家就靠这些小蔬菜和种些稻谷过日子。他们一年最多只进两次县城去采购些必需物,每去一趟县城,即使再矫健的步伐也需要一天时间,之后就再也不出村,守着这四围高山和叫做外么河的水流熬日子,因为这路实在太难走了!

村里原来的26户人家,其中一部分再也忍受不了这艰难和寂寞,从2002年起都陆续搬走了一些。如今只剩下了13户了。这13户人家,杨绍勇算是最老的光棍汉,其余22岁以上的光棍也有12个,算下来,现在这里平均每家都有一名男性娶不到媳妇。

40年前,杨绍勇在山梁子种下的那棵刺桐花树非但没有让他找到媳妇,村子里却有更多老老小小的光棍汉出现。杨万福说,也许见到杨绍勇,我们会失望的,因为他现在60岁还

是光棍,他已经变得痴痴呆呆了,守着一个80多岁的老母亲,过着痴痴傻傻的日子,“他曾经也是个堂堂正正的男子!”“外乡女50年都不会有一个愿意嫁去这个村的,太难走了,几乎与世隔绝。现在,外面的人也没有几个能找到这个村,更别说走到这个村。”

我们并没有在杨绍勇的家里找到这位迈入老年的男人,听说他去山对面收稻谷了。村里的阿婆告诉我们,他因为想女人想疯了,他是不会见我们这些外人的。

年轻的光棍要出去

杨万福说,其实很多光棍都是有出去的机会的,在山外他们也可以成家立业,这些光棍汉因为都有一颗孝心,要守着老老母过日子,他们本可以走,但最终没有走。

现在村里有一半左右的人只会说彝族语言,李开才算是听得懂我们汉语的不多的上了年纪的老人,他早年当兵,退伍后回到家乡娶了本村的女子成亲,现在是村里唯一的党员,他的下一代,亦应因为极少外出的缘故,已经不会说汉语,生活环境的闭塞让他们与外界隔绝太久太久。他现在的愿望就是快点搬出去,他的两个年纪上了20岁的儿子,也无可奈何地沦落为光棍,现在,他们只能守护在父母身边,为家里的土地起早贪黑。

“知道我们村要整体搬迁了,他们都高兴得很,他们希望能搬出去找个媳妇,这更是我们老人的希望。盼了一辈子了,只想盼儿子能找到个媳妇,我们守在这里半辈子了,现在搬出去,儿子是最大的原因。”

只有两个孩子的村庄

世界上应该很少有人像马超一样,过着如此孤独的童年。他不喜欢说话,不会说汉语,因为,外人很难弄清楚他究竟是不是快乐。他是村子里唯一的孩子,村子的另一个孩子在重山之外的村委会小学上学,现在的村子里47人中他是唯一的20岁以下的人。

女校长迷上网恋惹来杀身之祸

风华正茂的中学女副校长陈花突然失踪,海南海口警方旋即展开侦查。陈花丈夫高某向警方反映:6月10日早上,陈花按时从家中离开上班,走时没有带包,没开车,高某的解释是,当天车需要送去保养。

据陈花的同事反映,陈工作一向勤奋认真,责任心极强,还曾向教务主任表示要在6月10日向学生发放成绩单。但6月10日以后,她再也未曾到过学校。

办案民警进一步围绕陈花、高某的社会关系、经济情况及其夫妻关系等展开调查。

6月19日,警方在陈花所驾车辆的后备箱提取到少量血迹。经检验,确认是陈的血迹。有邻居反映:6月10日深夜,好像听到陈花的房间里有刀砍东西和电锯的声音。警方来陈花家中调查时,高某的神情也显得很紧张和慌乱,多种迹象表明,高某有重大作案嫌疑。

6月中旬,警方在掌握重要证据之后,将高某刑拘,高某承认了自己杀害妻子的事实。随后,警方根据高某的指认找到了陈花被碎尸后抛于郊区的尸块。

而随着高某的交代,一个让人叹息的家庭悲剧也曝光于世。

女校长被杀案惊海南

陈花是海口市某中学副校长,今年端午节小长假过后,学校一直不见她来学校上班,电话也联系不上,于是,在6月11日向海口警方报案。

陈花出生在海南省海口市。1988年,她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海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后被分配到当地一所重点中学——海南侨中做了一名语文老师。

学校的保安当中有个叫李明的小伙子,人长得很精神,和陈花打羽毛球时,经常说一些幽默的话,引得陈花常常捧腹大笑,感觉很开心。

李明文化不高,只读到小学毕业,但这个小伙子很聪明、机灵,也很帅气,两颗年轻火热的心很快就碰撞出爱的火花。当父母得知自己女儿在和一个人只有小学文化的学校保安谈朋友后,坚决不同意。但陈花顶住父母的压力,于1990年和李明办理了结婚登记。

结婚一年后,他们有了爱情的结晶,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陈花所希望的幸福生活并没有如愿。由于两人所受的教育程度差距很大,婚后缺乏共同语言,李明对妻子不再像结

婚前那般热忱,此前不被妻子所知的一些缺点开始在妻子面前显现出来。

陈花后来才发现,丈夫喜欢赌博,有时经常赌到很晚才回家,甚至是通宵达旦。结婚5年后,双方办理了离婚手续,女儿由陈花抚养。

第一次的婚姻轰轰烈烈开始,冷冷清清结束,陈花有段时间一直沉浸在痛苦中。为了转移自己的不良情绪,她把更多的精力投放在教学业务上,用工作上出色的成绩来填充内心的失落。由于她的业务突出,2003年她被选调到市内另外一所中学教书,随后升任该校副校长,成为当地教育界一颗耀眼瞩目的“明星”。

再婚不被祝福

调到海口某中学后,陈花先后担任政教处主任、副校长等职,分管学校的后勤工作。女儿读初中后,家人和同事开始劝说她再找一个称心的伴侣。但身在高位,年龄也不小的她谈了几个都谈不拢。

4年前,陈花买了一套房,请一家装修公司装修时,一名中年男子高某引起了陈花的注意。这个男子技术一流,对陈花总是校长长、校长短的叫得

她很舒服。

两个月后,房子装修好了,高某对陈花说:“和自己喜欢的人住在这里,真是神仙一般的日子。”陈花简直难以置信;高某居然说出这样充满浪漫和诗意的话。她禁不住用温情的眼光望了他一眼,高某也回望着陈花,用灼热的目光与她交流。

也许是心有灵犀,也许是孤寂了太久,他们相互深深凝望着,慢慢走近,双手紧紧相牵,继而忘情失态相拥在一起。

高某出生在贵州山区农村,尽管离异,但家中有妻有子要他养活,陈花的亲人都不同意她和高某来往。可是陈花觉得自己一大把年纪,高某尽管是农村的,家庭经济也不好,但人勤劳有上进心,有技术不会饿肚子。不久,她便和高某领了结婚证。

婚后,由于陈花工作忙碌,高某便包揽了家中全部家务。陈花对丈夫也知恩图报,为了方便丈夫出入,陈花花了十多万元积蓄买了一辆小轿车供高某使用,并借了一笔钱让丈夫投资一家农场。

开始,两人的生活过得很和顺,但不久后就闹起了矛盾,最让高某不能忍受的是陈花从经济上对他进行封锁。陈花每月数千元工资成了她的不动产,高某靠卖苦力做装修得来

的每月2000元都被妻子要求如数上交由其保管,断了他往家里寄钱的路子。

缺少沟通网上迷情

由于素质上的差异,陈花很少和丈夫沟通,有事也闷在心里。

有一天,她和丈夫吵架后,心情极度郁闷,在网上看到有一个网名叫“我心飞扬”的青年男子要求加她为好友。陈花一时性起,同意将其加为好友。

这个叫“我心飞扬”的网友非常善于制造激情,他提出要和陈花结为“网上夫妻”,并许下诺言:“我向你求婚!一生一世,不离不弃!”这几句话打动了陈花。从第一任丈夫到现任丈夫,陈花都没听说过这句话。

于是,在情感的荒漠里挣扎多时的陈花同意和“我心飞扬”结为“网上夫妻”。

一段时间后,“网上丈夫”提出要和陈花过夜,陈花也渴望见面,他们便以最快速的方式同居了。

“网上丈夫”是一个小伙子,长得帅,也很有礼貌,令陈花很开心。陈花平时应酬不少,她偶尔也会带上“网上丈夫”赴宴。随着两人的感情发展迅速,陈花竟然开始将“网上丈夫”带回家与丈夫同处一室。

2002年,马超的爸爸妈妈举行了热闹的婚礼,2003年,马超来到人世——这两件事情,成了这个村庄最后的喜庆。之后的日子,即使是过年,也变得越来越冷清。

2002年的那一天,村子里年轻的姑娘马荣华招来了同村的上门丈夫白富顺。村子里已经很久没有办这样热闹的喜宴了,人们吹起了唢呐,弹起了琴弦,跳起了欢快的舞蹈。跳舞时,老人和老人一起,年轻人和年轻人一块,大家尊重彼此的辈分。当天的酒席办了42桌,很多外村人也千里迢迢赶来庆贺。

2003年,小马超来到了人世,这是村子的大事,年长的村民脸上挂满了喜悦,因为马超的降临是这个村庄的福音。送鸡的,送蛋的,踏破了马家的门槛。这些都成了回忆,越来越模糊。

马超小小的、孤单的身影让人看起来是孤单而寂寞的。他说的每个字都是彝族语言,他听不懂我们的任何一个字。马超不喜欢说话,对陌生人的友好也回应得十分腼腆。至少在外人看来,这个孩子是孤独的,他只能守在同样腼腆的外婆的背上或者臂弯里,或者为了躲避陌生人而藏身于黑暗的角落之间。

2002年和2003年的两次搬迁后,村庄只留下了两名男孩,对于村庄的繁衍,留下来的人充满了迷茫。如果不是地震,这些迷茫仍将继续。

我们走时,小马超在外婆的背上悄悄地睡着了,他的脸上挂满泪珠。进村两小时前下着的雨也停了,太阳拨开云层,在外么河村13户人家的瓦房上一点点闪着亮光。老党员李开财将我们送出了村,离别时,他脸上溢满笑意,村子要搬了,上了年纪的人虽有不舍,但他们接受了这份无法避免的离别。

我们始终没有见到村里的光棍汉们,他们都到山那边收稻谷去了,收完稻谷,他们就准备搬家了。出了山,搬进新居,就是春天了,在山外的世界,外么河村13个“杨绍勇”的刺桐花树,或许都能开花了。

据《生活新报》

妻子“红杏出墙”令丈夫高某气愤不已,他想,与其很窝囊地活着,不如“你做初一我做十五”算了。

他从网上找到了一个“知己”网友。一天晚上,他约女网友先到歌厅唱歌,然后,他送女网友回宾馆房间,接下来是拥抱亲吻……

尽管陈花对丈夫高某没有多少爱意了,但当她无意中看到丈夫与网友的性爱聊天记录时,她还是惊呆了。

丈夫回家后,家庭战争爆发,陈花要求离婚,高某威胁她说:“你敢和我离婚,我就到教育局去告你,说你喜新厌旧,网上放荡,喜欢上了别的男人,想甩掉老公再嫁给情人!”陈花最怕丈夫到教育局告她,她怕失去尊严和地位,就不再做声。

6月10日深夜,高某和陈花在同房过程中,平日积累的种种不快泛上心头,高某愤怒之下将陈花掐死,随后,将陈花分尸数块,用汽车运到海口郊区的野外抛尸。

高某杀害妻子后,第二天向警方报案称妻子失踪,还煞有介事地在海南多家媒体上刊登寻人启事。高某以为这样能蒙过警方,没想到仍被识破。

(除凶手外,文中人名均为化名) 据《上海法治报》